

河工老魏师傅

□南京 徐廷华

老魏师傅来自水乡江苏兴化,因他的儿子在南京一家科研部门工作,他和老伴来南京定居有些年头了,老伴帮着带带孙子、料理家务,他自己闲不住,就在我们小区管理河道。他工作认真,起早贪黑。

家门口的这条河,原先满河都是黑漆漆的污泥浊水,河两岸树木落下的枝叶,行人随意扔下的果皮、烟头,层层叠叠覆盖在河面上,甚至还可见到破鞋烂袜之类的垃圾杂物。盛夏之际,臭气熏人。后来河道整治疏浚了,河水清澈,流水涓涓,在两岸葱郁的杨柳掩映下,显得水气氤氲,波光潋滟,旧貌换新颜。为了不复旧貌,老魏来当了河长。

我是一次在河边晨练时,和他搭话相识的。那天他穿件连体的防水塑料衣,从齐腰深的河道里捞出一辆蓝色的共享单车,我看见他那双湿淋淋的手抓住车把往岸上送。看他有点吃力,下去帮他拽一把。上岸后他握着我的手,一连声地说:“谢谢,谢谢。”我也连声说“不用谢”。握手之间,感觉他那双手像锉刀似的。接着我们闲聊起来,知道他姓魏,五十开外,谢了顶的银发下,有几道抬头纹深深刻在他脸上,显出岁月的艰辛。

他和我讲,这辆车是昨天傍晚巡回清理河道时发现的,当时没带防水衣,今天赶个早先把这事做了。他轻轻叹了口气,摇摇头,语气淡淡的,看不出他对扔车人有更多的愤懑、指责,或许这样的事他见多了。他将这辆车擦洗干净,推到沿街共享单车集中的地方。看着他离去的背影,我感到这是个对人十分宽容的老人。

后来,我常在住家的五楼阳台上看到老魏坐在皮划艇上,穿着橘黄色的工作服,戴一顶防晒帽,在我们长长的河道上划过来游过去,一趟又一趟,就像时钟一样,围着河道转悠。看似那么呆板的活儿,他却风里雨里干得有滋有味。每日里,他熟练地捞起漂浮在水面的枯枝败叶,拔除在水中央倏然长出的水草,或用专用长钳捡起落在水里的果皮纸屑。有时他会在河道中停下来,舀几勺河水冲洗设在河道中心的喷水器,觉得洗干净了,才慢慢划过去,小划艇尾巴后面拖着长长的清粼粼的波纹,悠悠地荡开去,渐渐消散了。有时小划艇已划很远很远了,我在高高的阳台上望去,一轮火红的夕阳就在他身后,把老魏的身影融入金灿灿的光影里。

一日,我又在河边锻炼,沿着河

岸走走停停,忽然我站住了,看到那清粼粼的河水中,有数尾鱼儿在游荡着,出于好奇,我蹲下身去细看。“水清鱼自现”,原来是几条常见的小鲫鱼相互在嬉戏着,追逐着,鱼尾巴晃来摇去,鱼嘴里不停地吐出水泡泡。恰巧这时老魏的皮划艇正慢慢地划过来,水波的摇曳中,那几条鱼听见水的响动,早逃得无影无踪了。我笑着和老魏打招呼,说现在河道里都能看见鱼儿了。他笑了,说鱼也和人一样爱在干净的环境里生活。说着随手捞起一片刚飘落的黄叶,我看见他皮划艇旁的小篓里,已装了不少捞起来的腐草和落叶。忽然见到几只蜻蜓贴水而飞,尾巴一点一点,在河面上漾出圈圈涟漪。

夜晚的河道景色好像更美,天宇湛蓝,皓月当空,映在河影里。天上的月亮多圆,河道的月亮也多圆,一阵微风吹过,河水荡漾,河里的圆月瞬间碎了,忽而又圆了。这景致我已多年没见到了。原以为这青山绿水的景色只能在画上见到,没想到就近在我的身边,就在我生活的温馨的普通小区。

此刻我又想起老魏师傅那双湿淋淋、像锉刀一样粗糙的手,就是这双手,把这景色描摹得如此动人、如此美丽。

猫二三事

□南京 徐鹏

倒春寒,气温有些料峭,傍晚下班骑车拐弯路过宁海中学门口时,听到一个惊喜的声音:“看,有猫!”

我不觉停下车,循声望去,一位年轻的爸爸半蹲着扶住蹒跚学步的孩童,正指着不远处开心地跟孩子分享自己的发现。两只猫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和关注扰了清静,灰猫抬起头疑惑地看着这对父子,似乎才睡醒脸上还有些懵懂,黄猫则淡定些,转过头看了一眼,“喵……”轻轻叫唤了一声,甩甩尾巴,又扭过头去了。真是两只傲娇的猫啊。

我是喜欢猫的。

上初中时,母亲开了个小卖部。有次,一个狗狗贩子路过买烟,母亲琢磨着家里有老鼠,讨价还价用一盒红塔山换了一只小橘猫,我回家看到这毛茸茸的小东西,抱在怀里逗玩半天。我问给猫取什么名字,母亲说:“猫啊狗的,要什么名字?就叫‘猫妮’吧。”我撇撇嘴,这个名字太随意,而且它还是只公猫,便自己给它取名叫“咪咪”。

小橘猫在这两个名字的轮番切换下长成了一只大橘猫。秋天的午后,我会从某个纸盒子里找到它,揪出来抱在怀里半躺在躺

椅上,边晒太阳边撸猫,它也温顺地窝在我的肚子上眯着眼发出呜呜的声音。到了冬天,它趁母亲不注意,偷偷溜到我房间,跳上床钻到被窝里,等我下晚自习回来上床时,蹬蹬脚,怎么床尾好像有团毛乎乎的东西?掀开一看,它睡得正香。我上高二那年,它误食了吃了耗子药的死老鼠,没救回来。后来,家里就再没养过猫。

再以后,我上大学,毕业后来南京工作,买房结婚有了女儿。前年,正巧老家邻居捡到一只野猫崽,父亲就带来了南京,是一只黑灰色条纹的虎猫,母亲和父亲还是唤它“猫妮”,我也依旧叫它“咪咪”,妻子和女儿随着我叫它“咪咪”。

三四月后,小虎猫愈发显示出它的“野性”,跟谁也不亲近。一天它趁大门没关好,箭一般溜了出去,再也没回来。一次母亲在小区里散步,看见一只流浪猫很眼熟,唤道“猫妮”,那猫转身盯着母亲看,也不躲,朝它走去,却又跑走了。这只从小就在家里长大的野猫,终究还是选择了流浪之路,这是天性吧。

前几日,女儿看见电视里的波斯猫长得可爱,撒娇说,养只宠物猫吧。母亲坚决摇摇头,不养猫,不养了。

香椿蒸蛋

□四川荣县 胡为民

那天,妻子买回来一把香椿,鲜嫩可爱,馨香无比。春来野菜肥,香椿“香”厨房。想起香椿,我就会想起母亲的香椿蒸蛋。

我家屋前的院子边上有一株2米多高的香椿树,每年春天,只要枝头长出嫩叶,母亲时常蒸鸡蛋。蒸蛋要“过火”的时候,母亲就把摘来的香椿叶细细切碎,撒到蛋上面,再蒸半分钟,蒸鸡蛋起锅。这样做成的蒸鸡蛋,浓郁的香椿味深入蒸蛋细嫩中,吃起来神清气爽,别有一番滋味……

小时候,我最盼望的是家里那只老母鸡快下蛋,盼望香椿快快地长芽,我好吃清香四溢的香椿蒸蛋。不过,树香惹人爱,邻居也不客气摘春芽,香椿树被弄得弯着腰。我一看到邻居来摘春芽,总是嘟着嘴满脸不高兴,母亲微笑着安慰道:“傻孩子,一个人要大方向嘛,香椿摘了才长得更快。”

“手写”的清明

□山东淄博 李秀芹

上周老伴发话,今年清明不扫墓、不聚会,因为儿女们刚复工不久,即便单位放假,老伴也不许他们回来,在家待那么久了,利用这个小假期,多学习多钻研业务即可。

话是这么说,但该祭奠祖先的仪式还要有。老伴说,他这几天要为逝去的亲人写传记。老伴的祖上都是庄稼人,庄稼人也有庄稼人的故事和经历,形成文字,将来可以一辈辈传下去。这几天老伴一直呆在书房里,用毛笔字认认真真书写,往事从他笔尖流淌开来,回忆一幕幕被打开,旧时光里的人和事又浮现在眼前,老伴不时停下笔望着窗外,呆立良久,想必他随着记录穿越回了过去。

我也拿起笔写自己的祖辈、父辈的事儿。我俩各写各的,写累了便到院子里晒太阳,喝点儿茶,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320 号



阿列桑 戈尔巴乔娃《日薄西山》

槐花一寸深

□北京 耿艳菊

想起鲁迅先生写,在他的后院墙外,一株是枣树,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的时候,我们家屋前的槐树总会一下子窜过来,不过只有一株,在屋的左侧。

这株槐究竟有多久的岁月呢?一个大人刚好合抱过来,树阴匝地,覆盖大半个庭院。槐开时节,一簇簇,一串串,花如珍珠,缀满枝头。幽香四溢,挤出院落,弥漫整条胡同,迎向每一个路人的鼻翼。

听父亲讲起,它是差不多和我同岁的。那年十月,我出生。第二年春天父亲就买了一株槐树苗植下了。后来,我知道了江浙一带有生女儿而植香樟树的习俗,就跑去问父亲为什么不种香樟树。父亲只是笑了笑,淡淡地说,咱们豫东平原可没这习俗,我当时只是觉得槐树好养,也是一种花,而且你一天天长大,大人们忙,刚好可以让他陪着你,不至于太孤单。

最初记起的槐的样子,是细瓷碗口粗,枝叶稀疏,花朵寥落,星星点点。不过,对于一个村落里的孩子来说,它已经是一种很美的花卉了。

在左邻右舍的孩子眼里,那也是一种可以炫耀的资本。我和我的小伙伴们槐树下嬉戏,槐树下吃饭,槐树下数星星……且在每一年的春光柔软的下午,常常爱这样玩,一个个伸开小手,用大拇指和食指去丈量槐的胖瘦。年年丈量,年年如此,却不知人在长,槐也在长呀!

在花的国度里,槐花是最具平民气质的吧。不仅可作观赏,也可食用,吃起来满口幽香,难以忘怀。在过去那吃食不是很丰富的年代,屋前的一树槐花成了最美的期盼。

曾记得,槐花刚展露笑脸时,我已急不可耐,一遍又一遍催父亲搬梯子撸槐花。我站在树下,仰着小脸,四月底的阳光洒在脸上,心里却是一阵紧似一阵,生怕父亲的大手碰疼了花。母亲也在树下,拿着小篮,小心翼翼地接摘下的槐花。然后,母亲清洗,拌面,上锅蒸,捣蒜泥……又是一个漫长的等待过程。终于可以吃了,一阵香甜的清气萦绕,吸一口,已经醉了。因了这树槐,我们每年在它的花开时节都能享受槐花盛宴。然而当我二十岁去外地上大学后,再也没有赶上过它的花期,可是梦里梦外总缠绕着那甜丝丝的

气味。

就像人的一生总会磕磕绊绊一样,槐树的一生也不是那么顺风顺风。翻盖新房子时,父亲犹豫再三,还是把它保留了下来。有一年下大雨,屋子漏了,几位伯伯帮忙检修,上到房顶一看,原来是槐树的枝干茂盛,压破了瓦片,大家都建议把树伐掉,父亲愣是舍不得。后来,父亲爬上去,用锯一点点把碍事的枝干锯掉,这才安心。在房屋的左侧是储物棚,父亲每次把那辆机动车推进去都特别费劲,家里人几次三番劝说伐掉,父亲总是无动于衷。

今年的槐花时节,我带着幼子回家看望父母,这也是十年之后我再次赶上了它的盛开。傍晚和父母坐在槐树下聊天,槐花在微风的吹拂下轻轻飘落。我突然想到了白居易“薄暮宅门前,槐花深一寸”的诗句,这一寸深里该有多少光阴的故事呀!掐指算来,这槐也有近三十年的光阴了,不长也不短呀!你看,我已远嫁,有了自己的孩子。而槐依然站成了光阴里的风景,情深如旧。花开花落,一年又一年。

我终于明白了父亲始终不肯伐掉它的原因。

吹面不寒杨柳风,大好光阴,更让我感慨,是父母给予我生命,将我养育成人,陪伴了我走过人生一个又一个困难时刻。

我提议,清明那天,到附近山上采一些野花,一束花、一杯酒、一封信,在家祭奠已故亲人,寄托我们的怀念和感恩。老伴立马同意了,说到时他会在父母照片前亲自将传记读给他们听。

昨天,老伴的传记写得差不多了,打电话跟儿子说起此事,儿子当场表态,他也写封信给爷爷奶奶,不仅自己写,还要让孩子也写。清明是祭祀祖先的日子,其实也承载了关于生命、关于生活的感悟和思索,通过这种仪式,怀念逝去的生命,从而更加明确自己的人生方向和今后的生活态度。

这个手写的清明,注定不寻常。

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